2020-06-10 아주대 중국정책연구소 Bunker ｜ 중국 싱크탱크 및 학계 ｜ 서민혜

●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 중국국제문제연구원(CIIS)

**王毅首谈“战狼外交”，当下中国外交背后有怎样的逻辑**

**왕이가 말하는 “전랑외교”, 현재 중국외교의 논리는 무엇인가**

来源：http://www.ciis.org.cn/chinese/2020-05/27/content\_41163450.html

作者： 阮宗泽 ｜ 时间： 2020-05-27 ｜ 原文载[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550262)

“所谓‘战狼外交’会是中国外交的未来吗？”这或是“战狼外交”（Wolf Warrior Diplomacy）这一在当下网络上盛行以及被西方媒体热炒的词语首次出现在中国外交的正式场合之中。

5月24日，“两会”外长记者会举行。提这个问题的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记者Steven Jiang，这是一位经常参加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并提问发言人的资深媒体人，他显然知道什么问题最能“难倒”台上的回答问题的人。

然而可能出乎他意料的是，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选择了直面，“作为外长，我要正式和负责任地告诉你，中国始终奉行的都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宗旨，同各国开展友好合作，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做为我们的使命。”

**“战狼”也有先后逻辑**

所谓“战狼”来源于吴京主演的《战狼》系列电影，尤其是《战狼2》，不仅刷新了中国电影票房，还一度在国内引发了一波爱国主义热潮。但“战狼外交”这个词语最先出现在什么场合则很难求证，不过这个词现在高频率出现在西方媒体对中国外交的报道之中。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宗泽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表示**，“战狼外交”这个词是对中国外交的一种曲解和误导。它企图否定中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权利。所谓的“战狼外交”提法指向的是中国外交官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活跃，中国外交看起来好像更“咄咄逼人”。但实际上，这其中有很多事例都是由于西方先抹黑、攻击甚至造谣中国的情况下，中国不得不出手还击，这个场景的先后次序不能搞反。

外媒分析时也承认了这种**“先后场景”**的存在。英国广播公司（BBC）5月13日在撰文中将其称为中国外交出现的一些“新特征”，其中最为明显是以直接的言语攻击回应外界的指责。

**王毅在回应CNN提问时明确指出**，“我们从来不会主动欺凌别人，但同时，中国人是有原则、有骨气的。对于蓄意的中伤，我们一定会作出有力回击，坚决捍卫国家的荣誉和民族尊严。对于无端的抹黑，我们一定会摆明事实真相，坚决维护公平正义和人类良知。”

美国《外交官》杂志（The Diplomat）5月15日也刊文指出，从中国的角度看，所谓“战狼外交”更多是对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和中国人民“不公平态度”的直接反应。文章进一步阐述道，随着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中国外交和中国外交官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实熟悉中国外交的人不难发现中国外交官之间的风格差异。

《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美国媒体往往是这种描述词汇的常用者，它们在佐证观点时，往往会例举一两个个别事件抑或一两位个别人物的观点，将其解读为中国外交“战狼化”。

而在这些被最多提及的案例中，也都存在有先后的逻辑。

让我们看看这些例证事件。2月19日，在《华尔街日报》公然以“亚洲病夫”这种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标题命名其评论文章且拒不道歉之后，中方决定从即日起吊销《华尔街日报》三名驻京记者的记者证予以反制。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对此的评论是，“中方依法依规处理外国记者事务。对于发表种族歧视言论、恶意抹黑攻击中国的媒体，中国人民不欢迎。”

3月18日，在美方一再打压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并限制其人员上限，实质为驱逐中国驻美媒体人员之后，中方宣布采取反制措施，要求5家美国媒体驻华分社自即日起向中方申报在中国境内所有工作人员、财务、经营、所拥有不动产信息等书面材料，并要求其部分美籍记者于10天内交还记者证，今后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继续从事记者工作。当时就有外交人士告诉澎湃新闻，这是一种反制，也是一种对等。

《华尔街日报》5月19日的报道中将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等人列为“战狼外交官”的代表。而实际上，卢沙野本人早已对此回应过，他在4月28日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指出，中国人从不具有进攻性。可能外界感受到中国外交官越来越多地回应西方媒体。卢沙野认为这是正常的，西方媒体越来越密集攻击中国，而且这些攻击毫无依据。如果任由这些抹黑和攻击在西方舆论界扩散，非常不利于西方民众理解和了解中国。因此中国在欧洲的外交官，当然也包括中国驻法国使馆认为有必要予以回应，向公众介绍中国真相，澄清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抹黑。因为过去中国从不回应西方媒体攻击，这次媒体发现中国居然反击了，感到震惊，所以认为中国外交更具“进攻性”，甚至“侵略性”。

5月24日，**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也谈了他对此的见解**，“有人说中国现在有很多‘战狼’，我觉得之所以有‘战狼’是因为世界上有狼。我鼓励我的各级外交官主动应战，哪里有狼，哪里就要主动出击应战，捍卫国家的尊严，捍卫国家的利益！”

**阮宗泽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分析道**，在舆论上目前与西方国家的斗争形势很严峻，中国必须有所回应。而西方给中国贴上一个“战狼外交”的标签，是为了束缚住中国回应的手脚，他们却可以随意无底线地指责中国。这也反映出西方有一部分人对中国成为大国强国始终耿耿于怀，假如中国还很弱小，他们的反应根本不会有这么激烈。贴上“战狼外交”标签，就是为了把中国的崛起塑造成一种威胁，渲染中国的“攻击性”和“咄咄逼人”，让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受到恐吓，并为之后继续肆无忌惮地攻击中国增加合理性。标签一旦贴上，你越回应和反击，就似乎越“坐实”了“战狼外交”的指控。

在这样的背景下，**阮宗泽指出**，中国的外交确实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不管怎么样，中国要有所作为，要主动塑造对己有利的国际环境，这与‘战狼’无关。”

**外交发力还需多元组合**

当前国际环境与世界政治格局正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而发生深刻改变，中国作为世界主要大国之一也受到更多关注，中国的外交官们尤其是驻外使节们由于代表国家形象，一举一动更是被人拿着“放大镜”来解读。

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曾经诙谐地调侃过，“我们在外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人，很多是很友好的，有比较客观理性的认识，也有一些是不那么友好甚至怀着恶意，或者完全不讲道理的。面对后者不生气是不太可能的，甚至有的时候也想，谁怕谁，我跟你吵一架就行了。但是我不能这么想，更不能这么做，因为我在这里不是代表我自己，代表的是国家，我做的事情不能由我自己的情绪来主导。”

的确，中国外交面临着崔大使口中“不那么友好甚至怀着恶意”的势力带来的挑战，疫情之下更是这样。美国独立新闻网站“灰色地带”4月20日就曾刊发长篇报道，曝光《华盛顿邮报》和福克斯新闻如何炮制对华疫情阴谋论以及背后的真实意图，报道中揭露美国媒体采访的所谓“科学家”实际上是美政府机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资助的工作人员，而这一机构最初由美国中情局（CIA）创立。“灰色地带”还举出多个例子证明这些报道背后都有美国国家力量的身影。

4月25日，美国政治新闻网Politico也曝光了一份共和党参议院全国委员会向竞选机构发送的备忘录，该备忘录详细指明了共和党候选人应该如何通过“积极攻击中国”来应对新冠疫情危机。

且不论还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一而再再而三地发表反华言论，抹黑中国抗疫的同时，还攻击中国政治制度。在这种背景之下，美国一些有识之士的声音似乎都被掩盖了。

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中国外交发声予以回应，然而事实情况是，中国的发声渠道相对单一和传统。有外交人士告诉澎湃新闻，相较于美国等国的系统发力，中国外交或者说外交部发言人更多时候看上去像是“孤军应战”，我们需要更多协同。

中国外交部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每个工作日都举行例行记者会的外交部门，但也因此许多往往不隶属于传统外交范畴的事务都被拿到这里讨论。**阮宗泽对澎湃新闻表示**，目前我们的对外交流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可以看到，在西方往往是媒体冲在前面，媒体在设置话题、“挖坑”、“带节奏”。媒体的进退空间要远远大于外交官。中国媒体应该更多、更积极地设置议题，主动抛出一些话题，而不是仅仅应对西方的炒作和指责。这也对我们报道国际新闻的媒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鉴于现状，我们的外交官不得不自己冲在一线，当然他们有这个责任站出来，但是目前还比较缺乏外交官、媒体、相关智库的组合发力。这样中国外交的发力点就会多元一些。

**阮宗泽认为**中国外交未来更多需要明确大家对中国崛起后未来的心理预期，提高我们崛起的透明度问题。也就是明确告诉世界我们崛起了要干什么，在这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一个典型和生动的例子。

巧合的是，王毅在回应完“战狼外交”之后也紧接着阐述了中国外交对于未来和世界的构想。王毅指出，中国外交的未来，致力于与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然各国同在一个地球村，就应该和平共处，平等相待；就应该有事一起商量，而不是一两个国家说了算。为此，中国一贯主张世界要走向多极化，国际关系要实现民主化。

眼下，中国外交仍然更多是“客场作战”，以本次疫情期间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为例，这场吸引了32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77位内阁级部长出席，参会的政、军、学、商界人士逾千人的多边外交活动，中国除了王毅国委率领的政府代表团，仅有外交部前副部长、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以及其他三位学者出席。

2月14日，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慕安会上宣称中国正寻求通过华为来输出其“数字专制”（digital autocracy）时，傅莹当场用英语回应道，“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引入了各种各样的西方技术，而中国的政治体制并未受到这些技术的威胁。可为什么如果把华为技术引入西方国家的5G，就会威胁政治制度呢？你真的认为民主制度这么脆弱？”赢得台下一阵掌声。

不过，**傅莹回国之后撰文道**，“我们区区几名中国学者，要应对美国人铺天盖地的反华遏华声浪，深感力不从心，哪怕仅仅是争取出现在所有涉及中国议题的场合，我们都分身乏术。当世界形势如此快速变化之际，中国的国际角色和地位面临众多复杂的挑战，中国应该有更多重量级的人物出现在慕安会这样的国际论坛上，也应该有更多的中国学者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直接走向国际，参与到外交斗争中来，否则很难改变当前国际舞台上，尤其在欧美舆论场上，在涉及中国的话题上中国人的声音较弱的状况。”

●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 상해국제문제연구원(SIIS)

**这次特朗普终于不是“退群”而是想“拉群”,但G7能否变身G11？트럼프는 이번에 결국 “탈퇴”가 아닌 “초청”을 원하지만,**

 **G7가 G11로 될 수 있을지?**

来源：http://www.siis.org.cn/Research/Info/5032

作者:  张耀（国际战略研究所海洋和极地研究中心主任)  |   时间:  2020-06-03

5月30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突然宣布，作为轮值主办国美国将再次推迟预订6月底举行的七国集团（G7）首脑会议，日期可能定在9月或今年更晚些时候，并且坚持在全球新冠疫情尚未根本好转的情况以面对面方式举行峰会。除了一再改期以外，此次最让人惊讶的是就职3年来一贯以不断“退群”为人所知的特朗普这一次居然要“拉群”。特朗普表示，七大工业国组成的“非常老旧的组织”已经无法正确体现这个世界的发展变化了，所以打算邀请俄罗斯、印度、澳大利亚、韩国四国参加在美国举行的G7峰会。

    很多时评家认为特朗普的建议是意图在中美关系处于特殊时期拉拢各种盟友组建一个新的旨在针对中国的G11联盟，特朗普的司马昭之心从他最近发的只有一个大写的CHINA的推特中可以看出。然而，G7真的会如特朗普所愿变身为新的G11吗？

    所谓G7是指美英法德日意加西方七大工业国集团首脑会议机制，创始于1970年代中期，当时主要使命是协调西方各国经济政策，主导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当时，7国的GDP占世界GDP总量的70%左右，的确起到了左右世界经济发展方向的作用。冷战结束后，随着诸多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七国集团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其实是在逐年下降，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七国集团GDP占世界GDP总量下降到50%左右，而目前则已经只有世界经济总量的45%左右，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能力日益减弱，尤其是自2008年二十国集团（Ｇ20）成立后，Ｇ7的存在感愈发缩减。

    除了总体实力和影响不断减弱之外，G7内部的矛盾和利益纠纷也在不断突出，尤其是特朗普上台以后奉行“美国第一”政策，即便是对传统盟国也是锱铢必较，毫不留情。2018年在加拿大的G7首脑会议出现了特朗普舌战六国的著名场景，由于在诸多问题上与盟国发生分歧，会后特朗普还表示不同意会议的联合公报。2019年更是由于美国和盟国之见分歧巨大，G7峰会历史上第一次没有发布联合公报。虽然在价值观和政治领域美国与西方国家总体上还保持一致，但在很多实际领域和利益认知上美国与他的盟国、至少在特朗普当政时期存在甚难弥合的分歧。还在特朗普主张6月举行面对面峰会时，德国总理默克尔就直接拒绝参加，理由是国内疫情紧急，离不开工作岗位。但事实上德国是七国集团中除了日本之外疫情处理最好的，目前德国国内疫情已经处于可控状态，确诊率和死亡率都较低，默克尔面临的疫情压力远低于美英法意等国。从特朗普上台初始起与默克尔关系就处理不佳，因此疫情恐怕只是默克尔不愿赴美国参加峰会的一个理由。而法国加拿大等国领导人虽然表示愿意赴美参加峰会，但也加上了各种前置条件，比如要在疫情安全的情况下，在美国已经有180万确诊病例、10万死亡病例的情况下，什么叫疫情安全呢？盟友的推三阻四也是特朗普延期到9月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这种明知和盟国在重大问题上难以取得利益共识的背景下，特朗普提出G7变G11的意图显然是通过引进新的成员来稀释美国和传统盟友的矛盾，增加美国在这个盟友群中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在特朗普提出的4个候选国中，韩国、澳大利亚和印度是美国的“印太战略”中给予高度重视的3个国家，俄罗斯则似乎是特朗普一直情有所钟的，联俄制华作为特朗普的谋略似乎也在坊间传了许久。然而问题是特朗普能否在9月如愿以偿呢？

    澳大利亚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铁杆跟班，自然没问题。韩国作为美国的军事盟国，既然美国邀请，参会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组建G11的目的是为了针对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与中国有密切联系的韩国恐怕很难跟进。印美关系最近很热，不过印度一向自视甚高，认为自己是独立的世界大国，虽然希望增强印美关系改善自己的地缘政治地位，开会吃饭可以，但为人做嫁衣甚至火中取栗的事是断然不干的，近日印度还刚刚拒绝了特朗普要充当所谓中印边界纠纷调解人的建议。至于俄罗斯，苏联解体后曾经被邀请加入G7以致G7成为了G8。但是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美欧将俄罗斯踢出了G8，重新变为G7，并且对俄罗斯实行了长期的经济制裁。普京的强人性格怎么可能接受你一踢我就得走，你一招我就得来？关键还在于俄罗斯希望缓和与西方关系的前提是取消制裁，不取消制裁或至少作出逐步取消的姿态和保证，就很难指望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获得根本改善，而取消制裁却不是特朗普个人所能推得动的。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参加G7峰会很可能得不到实际利益却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唾面自干对于俄罗斯和普京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另外，G7中的其他欧洲国家会愿意接受综合国力和体量远不如自己的澳大利亚、韩国以及发展程度远远不如自己的印度和自己平起平坐吗？其实特朗普扩大G7的意图无非就是政治上的“掺沙子”战术，削弱欧洲国家的话语权，欧洲国家岂会不知，又岂会轻易上钩。至于特朗普意图打造G11成为专门针对中国的联盟的心思，欧洲国家也是很难合拍的。虽然在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对西方可能形成的挑战、在一些涉及价值观和经济问题上美欧有相同立场，但欧洲并没有把中国定义为战略对手、大国竞争对象，在经贸、全球治理等诸领域，中欧之间还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让欧洲国家在中美竞争中选择一边倒，当然不符合欧洲国家自身的利益。所以，即便9月会议美国能请到他需要的客人，但是只要欧洲国家在以后的会议中不使其机制化，G7就无法变身成G11。

    虽然特朗普总统的很多言论堪称奇特，常人难以理解，但特朗普认为七大工业国组成的“非常老旧的组织”已经无法正确体现这个世界的发展变化了倒确实反映了客观现实，七国集团随着7国总体实力正在逐渐减弱、对世界政治和经济事务的影响力也在日益缩小，这种趋势恐怕已经难以扭转，往G7里面塞进更多的成员、变成G11或者更大数字的GX，其实只会使得他越来越虚化和边缘化。

●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 중국현대국제관계연구원(CICIR)

**中美俄，新冠疫情之后如何互动**

**중미러, 코로나19 이후 어떻게 협력할 것인가**

来源：http://www.cicir.ac.cn/NEW/opinion.html?id=69cd9d87-6b79-4310-bd68-631c24fd8dde

作者:  袁鹏  |   时间:  2020-06-09

完整版文章请参见《世界知识》2020年第12期 “中美俄，新冠疫情之后如何互动”

【编者按】新冠疫情给世界带来的冲击是全方位的，大国关系是其中重要方面。疫情期间，中美关系在恶化，中俄合作更紧密，美俄之间也进行了微妙互动。现在看来，美俄是在疫情中受创最重的两个大国，中国则呈现率先复苏的势头，这也意味着疫情之后中美俄三角关系将发生新的调整，而且已引起国际战略学界的讨论兴趣。《世界知识》与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合作，邀请国内从事俄罗斯、美国问题研究的八位学者进行圆桌讨论，帮助读者看清中美俄三角关系走势。本文节选我院**欧亚研究所所长丁晓星**、**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志新**两位专家的观点。

**中俄、中美、俄美关系目前各是什么态势**

**丁晓星：**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两国关系多年高水平运行，日臻成熟。中俄对当前国际秩序和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一致，中国认为国际局势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俄认为全球秩序处于深度调整之中，两国共同推动世界多极化，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演变。

中俄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两国领导人每年会晤四至五次，就全球重大的战略性问题及双边关系进行磋商、对表，对两国关系发挥战略引领性作用。中俄建立了总理定期会晤机制，在这一机制下有能源、投资、金融、地方、人文等分委会，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2019年中俄贸易额达1107亿美元，中国连续八年为俄最大贸易伙伴，对华贸易已占俄外贸总额16%以上。两国能源合作取得新突破，2019年俄对华石油供应7000多万吨，俄是中国第一大石油供应国。2019年12月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建成并投入运营，未来通过该管道对华天然气供应达到每年380亿立方米，中俄还在筹划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中国参与俄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的开发。中俄科技、投资、农业、旅游等领域合作近年都快速发展，农业合作潜力巨大，俄农产品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市场，俄也成为中国人出境游的主要目的地之一。中俄在国际舞台上密切协作，共同促进全球安全与稳定。两国同为金砖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对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相近，均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都主张加强联合国的权威，反对单边主义。两国在伊核、朝核、阿富汗等问题上紧密协调。

尽管特朗普上台后一直有意改善美俄关系，但由于双方的矛盾是战略性和根本性的，俄拒绝接受美国治下的国际秩序，缓和难度大。冷战结束后，美国以冷战胜利者自居，对俄居高临下，继续弱俄、遏俄，推行北约东扩，策动“颜色革命”，不断挤压俄地缘空间，引俄强烈不满。俄当局虽多次试图调整、改善对美关系，如9.11之后和2009年的俄美关系重启，但都以失败告终。近年来随着俄大国地位的提升，俄美在独联体、欧洲、中东等地区的地缘争夺明显加剧。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俄对美发出挑战，美对俄实施多轮经济制裁，俄美关系严重恶化，陷入冷战后的最低点。2015年9月底，俄军事介入叙利亚问题，在中东的地缘影响不断上升，与之相反，美在中东的影响力日益下降。俄美经济合作也乏善可陈，2019年两国贸易额仅262亿美元，对美贸易仅占俄贸易额的3.9%。俄对美主要出口一些原材料、金属、木材与化工产品等，从美进口机电产品。而随着美国油气开采量逐年增加，俄美在国际能源市场的争夺不断加剧。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俄美互动频繁，普京与特朗普4月以来五次通话，俄美互相提供医疗物资援助，共同发表关于易北河会师的声明。但俄美分歧与矛盾是战略性的，很难因一时一事而变。美仍力图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而俄主张世界多极化，反对美单边主义，两国对全球秩序的看法存在着根本分歧，美对俄打击遏制政策不会变。美对俄已实施多轮制裁，相互驱逐了大量外交人员，美对俄制裁被国会通过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总统无权解除。此外，俄美之间的战略稳定协议可能不复存在。美退出反导、中导条约，俄美削减战略武器的协议也即将到期，俄提出将该协议延期，但美并不想延期，俄美之间的战略稳定的基础面临全面崩塌。俄美经济关系体量太小，经济制裁之下两国合作点越来越少。因此，俄美关系看似有缓和的可能，但事实上难以质变。

**张志新：**美俄关系近年一直在试图重启和继续恶化间摇摆。一方面，特朗普试图缓和与俄敌对关系，在就任之前曾表示美俄“并不注定成为对手。我们应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寻求共同立场”。另一方面，面对来自国内建制派的强大压力，特朗普政府不得不继续对俄施加制裁，比如在乌克兰问题上，要求俄必须先从乌撤军才会考虑解除制裁和缓和外交关系。2017至2018年间，美国众、参两院分别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对俄新制裁议案。国会通过的法案规定总统在做出涉及美国对俄政策“重大改变”时，均需向国会提交报告，且国会有权否决总统的决定。其后，美国还以俄罗斯“干涉”美国2016大选为由不断扩大对俄制裁范围。疫情期间，特朗普与普京多次互动，但两国战略界的敌意难消，特朗普改善美俄关系的愿望可能被迫延后。

**新冠疫情是如何检验中俄、中美关系的**

**丁晓星：**中俄疫情出现的时间点不同，正好促进了两国之间的抗疫合作，具体情况我不再重复，补充两点：一是疫情期间，中俄贸易逆势增长。受疫情影响，各国经济萎缩，全球贸易大幅下降。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1～4月，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下降7.5%，其中对欧盟贸易下降9%，对美贸易下降15.2%。同期，中国贸易总额达335亿美元，同比增长0.1%，从俄进口增长7%。疫情之后，中俄经济合作的潜力将得到充分发掘。二是双方就重大国际问题保持协调。俄2020年是金砖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的轮值主席国。在俄主持下，分别召开了金砖国家和上合组织特别外长会。中俄通过金砖机制与上合组织共同发声，主张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坚持共战疫情。金砖国家元首峰会和上合组织峰会如能在7月下旬按期举行，中俄领导人将就全球重大问题面对面交流看法，普京总统也可能于下半年访华。

**张志新：**疫情本应成为中美相互接近与合作的契机，然而在美极右翼势力推动下，中美竞争面被无限放大，合作面则越来越小，美政府似乎正试图“切断与中国的关系”。例如，近期特朗普在参观宾夕法尼亚州医疗制造厂时表示：“我的目标是，美国可以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包括制药工厂在内，然后出口全世界”。特朗普又将针对华为和中兴的行政令延长一年，该禁令禁止美国企业使用被视为“国家安全威胁”的企业生产的电信设备。美国对中企的打压，尤其是对在高科技领域对美构成竞争优势的企业的排挤，正加紧落地。这显示，美方已下定决心无论自身付出多大代价，都要从根本上压制中国的创新能力增长。特朗普政府还宣称将在中美人文交流上按下“暂停键”，例如重新考虑发放学生签证给中国留学生，以及将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列为“外国使团”并变相驱逐中国记者。皮尤中心民调显示，自2017年特朗普上台时，美国对华持负面看法的比例为47%，今年4月则有66%的美国民众对华持负面看法，好感度降至26%，两项数据均创2005年进行此调查以来的新记录，且过去三年来，美国两党选民对华负面看法均显著增加。

**疫情之后俄美外交战略方向将有怎样的调整**

**丁晓星：**俄罗斯战略界近期密集发布分析报告，研判疫情对全球政治及国际关系的影响，总体认为，疫情没有改变国际关系演变的方向，而是加速了已有趋势的变化。首先，疫情对美国冲击巨大，宣告美国霸权的结束，美国已失去了领导全球的道义基础。尽管美国企图用制裁、威胁、打压来挽救霸权的衰落，但这一进程已经无法阻挡。疫情也将使美国大选选情发生变化。疫情之前，特朗普连任可能性大，但其在疫情中的糟糕表现令人大跌眼镜。其次，中美对抗加剧，有可能形成“新两极”，这与之前俄认为世界多极化的观点有所不同。莫斯科卡耐基中心主任特列定撰文称，中美对抗加剧，疫情后有可能形成中美新两极。第三，疫情后欧盟将更加孱弱。本次疫情将是欧盟继金融危机、乌克兰危机、难民问题、英国脱欧后面临的第五次危机，欧盟一体化将更加举步维艰。第四，全球化受到冲击，民族国家理念大步回归，国际组织的作用受到严重削弱。全球贸易大幅下降，一些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调整产业布局，限制人员流动，疫情后全球化势必面临较大调整。

基于这些认识，俄认为，后疫情时代，俄作为有影响力的大国，有机会发挥独特作用。俄高等经济学院发表报告称，俄需要提出新的思想，俄在未来世界中的作用将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二是反霸，主张各国拥有自主选择本国发展道路的权利。三是促进环境保护和全球治理，通过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俄借疫情也力图改善与西方的关系，但俄西关系早已时过境迁，俄罗斯不是苏联刚解体后的俄罗斯，西方也非当年的西方。乌克兰危机后，俄就彻底放弃了融入西方的努力，八国集团（G8）变回七国集团（G7）就具有标志性意义，虽然近来西方有人重提让俄回归G7，但俄对此毫无兴趣，其寻求的是平等关系，而美是不会平等接纳俄的。俄今年是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尽管受疫情影响，仍提出不少合作倡议。

**张志新：**疫情结束后影响美国外交战略方向的决定性因素是特朗普能否在2020年大选中连任。虽然目前从各种民调看，民主党参选人拜登胜算大一点，但特朗普竞选团队操纵议题、引导舆论的能力不可小觑。现距大选投票还有五个月，选情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如果美国实现政权更迭，其对外战略向自由主义略有所回摆的可能性较大。这主要是源于特朗普政府对美国与传统盟国关系的破坏，已达到让美国战略界“发指”的地步，而政府内部倾向传统建制派的“深暗势力”一直在抵制特朗普在外交上的恣意妄为。但是，在对中国、俄罗斯的政策问题上，不能指望未来的民主党政府有大幅度的回摆。一方面，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动员在美已深入人心，期望中美俄重回“旧日好时光”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另一方面，当对战双方的车马炮已部署完毕，战略竞争的态势已经拉开，争斗只能是大闹与小闹的区别。核热战不可能，小范围局部冲突又有迅速升级的风险。在此情况下，经济战、贸易战、科技战可能成为今后中美竞争的主要形式。美俄关系的缓和在特朗普时代如果不能实现，在拜登时代只会更难。

**中俄是否正联手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张志新：**与其说中俄在冲击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不如说美国正在亲手摧毁它所主导建立的战后国际秩序。特朗普就任以来美国已经退出了伊朗核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导条约》、《开放天空条约》等一系列国际机制和机构，近期由于应对疫情不力，可能有更多“退群”行为。

新冠疫情对现行国际体系最大的冲击在于它加速了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衰落。美国本身应对疫情不力，凸显美式民主制度的弊端，且加剧民众对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等现象的反感。换言之，一个不能将本国公民的生命权放在首要地位的政府，必将遭到民众的唾弃。一国不治，何以平天下？另一方面，美国口口声声要维护自己的全球“首要地位”，但面对疫情所做的却是闭关锁国、“自扫门前雪”、给世界卫生组织断供和向外推卸责任，难称负责任大国，更不要说“首要大国”。后疫情时代，国际格局的多极化局势将更为突出，西方世界更加趋于分裂而不是团结。默克尔对欧洲不能过分依赖美国的警告和马克龙“北约已死”的预言事实上已经宣告西方世界的分崩离析。中国将按照自己的既定计划稳步发展，中俄将推动构建更加民主、和平与繁荣的国际新秩序。

**疫情后会形成中美俄激烈博弈的“漩涡”吗**

**丁晓星：**在当前的中俄美三边关系中，中美关系是主轴，如同当年的美苏关系，中俄共同应对来自美的压力。未来中美、俄美、中俄关系都有一定的变量。中美关系的变量在于两国是否会全面对抗、全面脱钩？俄美关系的变量在于面对中美日益走向对抗的趋势，美对俄的战略遏制可能减轻，俄美关系看上去出现了缓和的可能。特朗普如连任，可能在改善对俄关系方面迈出更大步伐。总体看，中俄美三对关系尽管存有一定变量，但不会大变，中俄背靠背应对美遏制打压这一基本态势将持续。不同的是美国未来会将主要精力用于遏制中国，俄面临来自美的压力相对减轻，战略处境比目前有所改善。但对俄来讲，联美制华几乎没有可能性，因为中国对俄也日益重要，俄不会牺牲中俄关系来迎合美国。联华抗美也未必可行，俄容不得自己有任何沦为他国“小伙伴”的可能。俄作为全球性大国，将发挥独立的平衡作用。

**中国该如何在变化的中美俄三角关系中自处**

**丁晓星：**中俄美三边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一对三边关系，中俄美三边关系的互动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际体系的走向。因此，运筹好中俄美三边关系意义重大。

面对美的无理挑衅与步步紧逼，我们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既要有斗争的勇气，也要讲究斗争的艺术。中美这场斗争不同于美苏之间的冷战，今后并不存在两大阵营的竞争。与美国不同，我们没有盟友，只有依靠14亿中国人。这场斗争的结果如何，从根本上还是取决于我们能否办好自己的事，能否保持经济与社会的活力。在对美关系方面，该斗争的地方要敢于斗争，但在可合作的领域也要谈合作，比如，今年是二战胜利75周年，中美应共同举办一些活动，纪念两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合作。

要推动中俄战略合作持续深化，保持中俄背靠背合作的态势。中俄保持一种平等、灵活的关系十分重要，结伴而不结盟的政策有利于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美国虽是全球实力最强的国家，但没有能力同时遏制中俄两国。美国未来将进一步加大对我们的科技脱钩，中俄可在科技领域加强合作，目前双方在宽体飞机、导航系统等领域的合作都在顺利推进。中俄应共同维护联合国权威，推动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旗帜鲜明地反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对于俄美之间缓和关系，中国应持欢迎态度，这也有利于国际形势总体稳定。

也要采取适当措施向中美俄三边互动注入积极因素。本来，中美俄三国领导人已原则同意今年联大期间在纽约举行三边首脑会晤，这是一件有助于增进三国相互了解、促进全球治理合理调整的好事。现该计划恐因新冠疫情出现变数，但是否可以考虑借用视频会形式实现呢？